

那条斜穿田野的土路

秋子红

那条路，像根简洁的直线，紧绷在一条牛轭头样曲曲拐拐的道路的两端。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个野地里撵兔的狗都明白的道理，人当然心里都清楚。最早踏上这条路的人，一定是村里最著名的一个懒人，他一辈子像爱惜钱财一样爱惜着自己身体里的力气，他在田地里耕种了一个早晨，那块刚刚挖了玉米种下麦子的土地，差不多将他身体里最后一丝力气都消耗完了，他扛着锄头，站在那条牛轭头样曲曲拐拐的道路一端，他再不会在这条牛轭头上浪费掉他身体里哪怕是一团棉花那么轻的力气了。他四下瞅瞅，野地里狗大个人影都没有，便身子一歪，踏着那条牛轭头路旁刚刚播种下麦子的田地，直直地走了过去。

不久，一个急性子的人看见虚土上那一只只清晰的脚印，他像往常一样，屁股后面紧跟着一大堆火烧眉毛的事情要做，他几乎想都没想，就踏着别人踩下的脚印，从田地穿了过去。后来，一个时常爱占别人便宜的人见了，他踏着那些凌乱、惊慌的脚印，从软绵绵的田地上走过去时，像往常占了别人便宜一样，在心里笑了。

路是脚印的叠加和行走这个简单动作的不断重复。当无数只脚从村庄的四面八方涌过来，踏过了这块田地，一只脚印紧挨着另一只脚印，一个人的脚印重叠着另一个人的脚印。不几天，最初那些清晰、凌乱的脚印便无法辨认清楚了，那些软绵绵的虚土，一天天变得僵硬、坚实起来，一条土路，就这样在人们的践踏之下，在村庄之外的大地上诞生、形成了。

终于有一天，这块田地的主人发现了

它。这是村里最会过日子的一个细发人，一块钢镚儿，他常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一根针，在他手里能当撬杠使。他看着自家好端端的整整一块田地中央，被人无端踏出一条土路，当时心疼得比自己的女人被人占了便宜还难受。他二话没说，撅着屁股，抡起锄头，不到一支烟工夫，就挖完这条光亮、瓷实的土路，成为一地圆滚滚的大土块。他在那些土块上重新撒下麦种，用刨把打碎一块块土疙瘩，当他看见那条土路在田地的中央终于销声匿迹之后，才放心回家了。

可是，令他吃惊的是，还不到三五天时间，他发现，那些恬不知耻的猪蹄子驴蹄子骡子蹄子，依旧从他的田地上踏过去，那条土路，像是存心跟他过不去似的，又光亮又瓷实地浮现在他眼前。现在，这条硬邦邦土路上，那些刚刚发芽的麦子，早被别人的脚掌毫不留情地踩死了，这不光使他来年要少收获一二斗麦子不说，还使他白白浪费了三四碗麦种。这是村里性情像驴一样倔的一个人，他像上一次一样，挖起了土路，撒下麦种，打碎了土疙瘩不说，还在土路的两端用刺槐、野枣树竖起了两道结实实的篱笆。他想，除非是长翅膀的鸟儿，否则，任何一个人，休想从他的土地上飞过去。可是后来，他沮丧地发现，还是有人不断越过篱笆，从田地的中央踏过去，那条土路，依旧漫不经心地蜿蜒在已快飘叶扬花的麦地中央。

这一次，他简直是愤怒了！像一个正义的国王，他开始在自己的疆土上与入侵者的脚印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收完麦子，他用旋耕机犁起了土路，种下了玉

米；玉米收完后，他犁起了土路，打碎一块块土疙瘩，播种下麦子。可是，那条土路，就像他播种在田里的玉米麦子，依旧不屈不挠从田地的中央，一茬茬生长而出。

终于有一天，他到底还是泄气了。他站在村庄里，虚张声势、声嘶力竭地朝着远处咒骂：“放着好端端的大路不走，凭啥往我地里走？！走路走截路，小心死时也走了截路！”

这的确是最恶毒的一句骂人话。还有什么，比拿死亡诅咒一个人要厉害？！可是话说回来，再厉害、再恶毒的一句话，它也只是仅仅是一句话，它又不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子，谁会拿它当回事呢！既然上次已走过一回，第二次为什么不走呢；既然村庄里别人能这样走，自个儿为什么不这样走呢。在一条斜穿田野的土路，和一条牛轭头样曲曲拐拐的土路之间，人们当然有理由选择这条斜穿田野的土路。何况，踏上这条路，脚步轻快，省时省力不说，就连走路时的心情，也比走那条牛轭头路要快活得多。不知不觉，在村庄里无数只脚的践踏之下，一条路在人们的内心约定俗成了。

路是供人行走的，既然一条路在村庄里存在着，人们便会天长日久、地老天荒地走下去。可是，与一个人漫长的一生相比，与一个人漫长一生里所要行走的道路相比，多走几步路与少走几步路又算得了什么？比如，村庄里最初踏上这条斜穿田野的土路的那个懒人，他一辈子像爱惜钱财一样爱惜着身体里的力气，他省出了少走几步路的力气，可是横亘在他面前的，还有更长、更多、更远的路需要他走下去。比如，那个急性子的人，他踏着这条斜穿田野

的土路比平时早一个时辰回到了家，可是摆在他面前的，依旧有许多火烧眉毛的事情等着他做。比如，村庄里那个总爱占别人便宜的人，他像喜欢占别人的便宜一样，占了一条路的便宜，可是那些便宜并没有使他比别人心宽体胖多少，他一辈子都病病殃殃，五十刚过就在人们的一片叹息声里得病死掉了。一条斜穿田野的土路，使村庄里许许多多的人，提前赶回了家或者提前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并没有使他们提前抵达幸福、富裕或者爱情，人们的生活，依旧像这条路诞生之前，走牛轭头路一样那样过着。

许多年后，人们将会明白，幸福、富裕或者爱情，这些人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它们像一个人未知的明天和一生里莫测的命运一样，隐藏在道路的前方，那些幸运者，没有比别人早到一步或者晚到一步，而是不早不晚恰好赶上了，便乘上了这趟幸运的班车，抵达幸福、富裕或者爱情。而太多太多的人，一辈子匆匆忙忙动着脚步，一辈子总想着去走一条，像村庄外面那条斜穿田野的土路那样便捷、轻省的截路，一生却总是与富裕失之交臂，与爱情擦肩而过，远远地落在幸福的后面！



风姿绰约云蒙山

郝敏

云蒙山是一首精巧的诗，意境深刻、含蓄隽永，读起来耐人寻味；云蒙山是一幅多彩的画，色泽明快、浓淡适宜，看起来灵动飘逸；云蒙山是一支深情的歌，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听起来清耳悦心。

春天的早晨，鸟语花香。沉睡了许久的大地被唤醒，鸟儿在绿叶丛中呼朋引伴，卖弄嘹亮的歌喉；风轻轻地吹拂着，柳树在清澈的溪水中照镜子，梳理长长的发辫；太阳暖暖地照耀着，野花绽开了笑脸向四周张望，把淡淡的香气洒落一地；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房屋，沐浴着灿烂的朝霞，在鸟语花香中陶醉……

仲夏的夜晚，月光皎洁。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来到村口的大树下乘凉，阵阵凉风吹来，风里夹杂着玉米叶的香味，村前的池塘里传来一片蛙声。人们一边享受习习晚风，一边漫无边际地聊天说地，从收成谈到惠农政策，从航母下水谈到明星绯闻……这时，文化馆退休老干部刘大爷为大家即兴表演二胡，那二泉映月的声音，宛如山间清泉一般款款流淌，人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激动的喝彩声，歌声伴清风一路飞扬，飞过村庄，飞过高山，飞向更远的地方……

云蒙初秋，宁静清幽。九月的阳光再没有往日的炙热，此时的秋风，温柔中带着些许凉意，蓝格莹莹的天空纯净无瑕、深邃辽远，那梦幻般的蓝令人心醉。河道边的银杏叶，飒飒秋风里，恰似翩翩起舞的蝴蝶，轻盈展翅，悠然飘落。两三个白发大娘在树下捡拾银杏果，或许，她们要从这里捡回生命中那段金色的记忆吧！

乡村振兴硕果累累。木耳基地上，成熟的木耳肉嘟嘟的样子，煞是惹人喜爱，务工人员正娴熟地采摘木耳，你摘一筐，她采一篮，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高兴时，有人吹起了口哨，唱起了山歌，时光便悠悠地浸泡在歌声中。

场院里，一大片一大片采摘好的木耳正躺着晒太阳，一只小花狗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打量着走过的每个行人，俨然一个小“侦探”，偶尔发出汪汪的叫声，惊飞了树上休憩的鸟儿。

不远处的山坡上，火红的枫叶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把人们的心也燃烧起来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每天辛勤地耕耘着、忙碌着，收获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这红红的枫叶，不正象征着人们红红火火的日子么？



商洛山

(总第2484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辣 婶

程毅飞

辣婶住在村南头那棵大杨树下。杨树是钻天杨，像一把锥子，直直戳向云霄。辣婶的瓦屋就紧贴在钻天杨下。辣婶模样长得俊，性情豁达、泼辣，喜好唱花鼓、拉二胡。没事时，辣婶就提一个马扎，坐在钻天杨下哼花鼓、拉二胡。

辣婶其实不叫辣婶，辣婶有名有姓。在娘家时，辣婶叫妮子，嫁到洋槐村后，村里人就唤“杨家的”。

“杨家的，给咱唱一曲花鼓。”“杨家的，给咱拉一板二胡。”村人的央求，辣婶从来不会拒绝，唱了一曲又一曲，拉了一板又一板，直到人们知足了，尽兴了，才收场。

慢慢地，人们发现“杨家的”有一个喜好，那就是特别爱吃辣椒。不论吃啥饭，她都要剜一疙瘩辣子放进碗里，那饭就变得红堂堂的了，正合了她的性格。于是，就有好事者喊她“辣婶”。这样的一来二去，她老伴去世后，人们就不再唤她“杨家的”了，而是喊她“辣婶”。

辣婶吃辣椒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不管生吃熟吃，也不管是稠饭稀汤，她的饭碗里从没有离开过辣椒。米饭里有，面条里有，馒头里有，凉粉里有，有时喝开水也要放些辣椒面子进去。

爱吃辣椒的辣婶就思摸着要种辣椒。镇里县里几趟跑下来，辣婶的辣椒就开始种植了，而且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说来也怪，村里也有不少种辣椒的，却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她。辣婶的辣椒棵枝壮叶绿，果实丰硕。每到深秋季节，村人就再听不见辣婶拉唱了，辣婶在家一门心思串辣椒呢。辣婶把

串好的辣椒挂在屋檐下，缠在杨树上，满屋满院就都是红彤彤的一片了，像刚升起的朝阳，也像余晖中落下的晚霞。辣婶看着，满眼都是笑。

这一年，有几个外地商贩来村子收辣椒，无论商贩怎样软磨硬泡，辣婶就是“一口价”，少一分也不卖。商贩就去别家收购，正收到兴头上，辣婶疯了一样扑过去收了商贩的秤。眼看着进腰包的钱就要被辣婶搅黄，人们纷纷骂辣婶狗逮老鼠，多管闲事。不管人们怎样骂，辣婶硬是把商贩赶跑了。商贩一走，辣婶就挨家挨户道歉，并按她的“一口价”收购了村里所有的辣椒。

第二年，“杨湾村辣椒专业合作社”成立，辣婶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牌子就挂在那棵钻天杨上。

不消说，辣婶富了，成了村里的首富。于是，就有差媒婆登门提亲的，也有愿倒插门伺候她的，就连亲朋好友也都赶来看她，让她请客，请了客再听她拉一板二胡、唱一段花鼓。辣婶既没请客，也没拉二胡、唱花鼓，只是在送他们走时，一人手里塞了一包辣椒面。

辣婶有了钱竟六亲不认，还抠门得很，

这让村人和亲戚邻里无法理解，也有些愤愤不平。许多人就开始暗地里骂她：“土都埋到脖子根啦，还那么贫气！没有一儿半女的，死了想接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睡呀？……”话传到辣婶耳朵，辣婶装着没听着。于是又有人说，辣婶做女时，曾在县剧团当过戏子，有个相好的，莫不是她把钱好过了那个心上人？辣婶听后，嘴角抖动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又一年，春节刚过，辣婶正在田里翻辣椒地，听到村委会高音喇叭里广播要村民到村部开会。辣婶就放下手里的活，赶了去。村主任说，村小学年久失修，如今已成了危房，娃娃在里面上课很不安全，村委会研究，想重新盖一所学校。土地村上协调解决，资金嘛，上头给了一部分，还有一些缺

云朵(外二首)

陕南瘦竹

云朵停泊在山坡上
棉花柔软的温度
暖化了石头的峥嵘
孤寂中的暗夜
微笑点燃抚慰的灯火
云朵飘浮在草原的广阔
羊群徜徉的白
托举一个家庭的富足
一些新的打算在羊的咩叫声里
长出绒毛，睁开眼睛

听雨

听雨
就像听一个人演奏
听他或急或缓的节奏
演绎命运的悲喜
一场雨弥漫出一场大雾
他在雾中回到了原点
一段拧不干的潮湿
霉变了他铿锵作响的欣喜
许多拐点在雨中
凋零、萌动，抽穗，返青
有时候内心经年堆积的干涸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雨
催生了白发中抽出的青丝

蝴蝶

蝴蝶不仅仅是
飞进我少年记忆的那只
斑斓醒目
用古老的传说
为一段青涩纯真的情感冠名
它因仰慕花朵
不请自来
为清香的思念传递着
隔世的许诺
它不攀附高枝
不依恋名贵
它从卑微的绽放里
也能捕捉到良善的处世
它知道在岁月的低处
丛生着美好的事物
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集体
在浮土淤泥之中
展露头角

口，今天把村民们召集来，就是想号召大家自愿捐资，各家趁各的家当，多少不限。

主任的话刚落，辣婶就挽了挽花白的头发，转身离开了会场。辣婶一离开，有几个人也跟着辣婶悄悄溜走了。会场顿时起了漫骂声。有骂溜走的人，但更多的是骂辣婶。

就在人们一片漫骂声中，辣婶又回到了会场。只见她款款走上前，在主任跟前站定，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打开，把几张存折恭恭敬敬交到主任手中。

“算我一份！”辣婶高声说。说完，挽了挽她那花白的头发，头也不回地走了。

村南头那棵钻天杨下，传来了悠扬的二胡声。

小说 方阵